



静観集御

書

~16
2428
4



2428
9-4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

書

荅洪尚書 命夏。庚子。

下示慎齋軒相所進論禮五冊皆一一見之槩慎齋所進則以國制五禮儀中君喪自顧至禫吉其間節目較諸古禮多有脫漏違誤之處故以儀禮本經禮記左傳尚書以至朱夫子諸儒之說一一參驗考証以補其漏以正其誤者也軒相所獻則乃以慎齋所進逐條論卞以定其是非者也慎齋所進節目中補其脫漏正其違誤者凡各數十條而其所講定皆



據古禮無容別義小小漏誤之處雖難盡舉而國制之襲用幅巾加於衮袍之上及內侍飯舍無軼且禮等項尤極未安必宜釐正而軒相之議參以俗制亦不無事勢之誠然者其中最是臣服之制大悖於古此乃必當依慎齋之說而行者也慎齋所定成服條朱子曰以下諸說本以君臣服議及答余正甫書中之語拈出而節略之著為斬衰之制其義嚴正其制明白趨啓殯追改之論深有合於朱子之意軒相獻議中斥之以較諸今日之制似不相近云者是何意歟朱子上寧宗之劄既請趨啓殯發朝去上服恭黃

之制而復用初喪之服仍請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為稍為之制則慎齋之所引只欲以朱夫子趨啓殯追改之意欲正我國臣服茅纏紙裹之非而已有何不相近之事耶且其所援退溪之說尤未知其的當也朱子答黃商伯書極言直領襴衫上領不盤之制及既有斜巾又有帽又有四脚又有冠一日之中一元之上並加四服之為杜撰無據至曰令人氣悶答余正甫書亦極言之則所謂退溪似依朱子說參酌而定之云者此豈以國制臣服之制為合於朱子之意而乃以為是也若果為是則退溪於康陵

之喪何欲改定其不倫者耶獻議之末雖不得不略從慎齋之議而其上所云恐皆不是其時軒相之意如此故臣服追改之議竟未見施及至上年又未得行遂令前後群臣皆未能服臣子之服於 仁孝兩廟之喪其為痛恨如何如何

與洪尚書 辛丑

侍生之於大監年位邈然而特以世好之誼伏蒙大監視若小弟許從賓客之後侍生仰恃眷意不敢自外凡有所懷罄竭無餘大監亦常加獎誨待之以誠侍生遂自以為此身受知於大監者實不淺淺矣近

者數三年來侍生有私自悶鬱于中者雖於前日略陳其槩而猶未能盡暴其心事茲敢不揆愚淺率陳微細伏乞大監幸加矜恕焉侍生自少蒙駉加以多病早喪怙恃仍而失學倖竊科第遂出仕路惟以祖先餘蔭遍歷華貫而若固有之曾不辭避徒為一身之榮實無絲毫之報十餘年來立朝事業只是把酒談讌而已向於戊戌冬間與尤春兩丈入侍 先王遂於榻前親承湖南繡衣之命以此孱病之身晨夜奔馳於層冰大雪之中出入嶺海者殆將半年還朝未久即嬰痼疾症勢危劇初無復起之望百般治療

僅尋生路而遽抱 天崩之慟未免昇疾趨於哭
班及喬山陪扈之列頓撼傷敗舊症復劇乃又杜門
塊墊日事醫藥每於病中竊自反顧則平日之所以
自處者既如彼尤悔山積愧汗浹背而今又痼疾如
此若復不顧病勢求進不已或至於死亡之域則不
但終為醉生夢死之人抑將為文中子之罪人况孤
露之餘相依而居者只是五六兄弟而俱幸登科並
列清班衰門過盛亦不無盈滿之懼自惟侍生年最
少而病最深雖使優遊自放得便調養者五六年猶
未及於古人強仕之時則此後從官亦未為晚故始

乃熟講於中而斷之於心遂不敢復萌躁進之意此
實片片赤心豈有一毫外飾之辭也抑侍生雖有失
學之歎戒滿之懼而本非無意於仕宦者則亦豈因
此遽有前却之意哉只是病狀如此斷無自力之望
而然也幸於其時得蒙大監之俯諒以此病狀難仕
之意仰陳於筵中大臣宰臣亦有繼之者侍生實病
之狀始得少暴於 君父之前而乃於此際適有此
邑之窠幸賴聖明之垂矜果蒙息除此無非大監之
惠也銘感何喻此來之後庶得靜處閑養以望賤疾
之少瘳矣家兄橫逆之辱又出於意慮之外侍生憂

遑奔走自冬及春長在路上前後往返洛下者幾十
餘度目矇前患疝脹等症復此苦劇雖知家兄所患
尚今深重而不敢往見則此間病狀從可知也側聞
今者大監復長銓衙固知大監已燭侍生委頓之狀
必不舉論於除目之間而猶不無意外之慮敢此覩
縷惟在大監之終始其患耳若使侍生復忝京職其
勢不過以病卽遶病遶之後則又不過依舊屏壻杜
門呻吟而已此病未祛根之前決難供仕之意則斷
之於心久矣豈忍一朝有變以取喪身之譏哉更望
大監曲賜下諒姑許放置四五年俾得養病於此以

遂其區區之素志幸甚若無大段悶迫于中者則當
此 聖明在上羣彥滿朝之時寧肯獨自閑廢甘處
於荒閑寂寞之濱也耶今若幸遂素志調養四五年
得有所少祛病根收拾精神點檢身心賴天之靈得
復爲人則他日朝廷拂拭而器使之或可以效其尺
寸耳侍生非不知先發此言之爲不可而大監之前
不宜有隱專恃眷意瀆冒至此大監於此若不待之
以誠以成其至願則從前獎誨之盛意皆將爲虛文
之歸尚復何望於大監也更乞恕諒

與洪相國

丙午

兩發輿衛之發今已屢日伏想今夕當次溫陽而日
氣一向清和中外上下之歡抃如何如何顧此孱病
退伏田壑不得與萬姓共瞻羽旄之美只自席藁南
望而已嶺儒處置大聖人所作為出尋常萬萬實非
小人之腹所敢仰測豈非東方萬世之福也大監前
後仰陳者非但正得肯綮十分洞快如姜雖罪廢昭
顯自昭顯伯邑考卽同有廢疾不堪主宗廟者及當
初宋某若以三年之制爲定則必以不知禮爲罪等
數款真是攻破彼說之頂門一針渠輩聞之亦必愧
服雖以以彼所爲謂無他腸之大臣亦必自柱其口

士林之幸何可勝喻

答洪相國

下示未安兄所言固是格語昨今言於侍生者亦不
啻丁寧今者大監又有此縷縷之教而顧此謏聞淺
見何敢唐突於聚訟之家以犯汰裁之譏况以侍生
而卞斥善道之論則人孰信之也以此不敢生意於
其間耳泮疏中退陶語誤寫事想其實狀必自如此
而彼中藉口之輩豈肯以爲誤寫耶今番此事自
上處分雖如許痛快然可謂以力服非心服也彼輩
今雖恟於被罪不得更疏不知他日終如何出場而

亦安知以何語執言而起耶疏廳之到今陳疏待罪
事極重難而第念事貴明白有難一向嘿嘿有若諱
匿者然越起未決於一時以遺他日之悔則此亦不
可不念處也况儒生自處之道惟觀義理之如何一
時利害有不暇計而况他日事機又安知孰為利孰
為害耶頃年尤丈於劉子羽事誤引為劉珙事以証
金萬均之事其時此間諸議紛紜尤丈旋覺其誤即
上章以陳錯認誤証而其義則同之意自此潛相疑
議者一時安帖而亦不以錯認誤証為尤丈之咎此
可為今日之証未知如何當初泮疏中若以李某所

謂弟是承統云云者乃是雖已踐位承統而亦止於
暮之意也以此見之則雖已承宗廟主社稷而其服
之不必皆斬者據此可知云云則意明語約足破其
言之無據而今乃有此兩字誤寫之失退陶文字入
傳家誦况嶺人輩目能識丁則誰不知之耶縱使彼
不知我既自覺其誤則仍遂嘿嘿有若一向諱匿者
亦未知如何今若執此數款而論之則其是非利害
自可知矣惟在大監量教之耳

與洪相國

湖儒疏本謄草昨因永安兄送示始得見之首尾語

意明白婉順洞快緊約其所論下處亦皆一一破的
彼輩雖有冢三尺其口必自柱矣不但破嶺莊之感
而已亦可因此以解舉世迷惑之見深可喜也第四
種庶子為後之庶子若如彼說全歸之於妾子則非
第二長者而以第三嫡或第四嫡之眾子承統之服
無可據依然則賈疏之不論眾子承統之服而只論
妾子為後者豈不大段欠闕而此意不為明白說破
聖庶奪嫡是梅福疏語漢書見福傳以聖庶奪嫡比之於
武王者即其註如淳魏如名之語也旁支達而為幹
即伊川語全見二程此兩語一意也若云奪故不能如

不奪之本服達故不能如不達之本服云則語意尤
明而此疏下解雖頗詳備猶未能十分分曉無乃以
奪字為嫌難於措語而然耶武王伯邑考等數款下
之頗詳庶字之下亦極明白可喜可喜聖庶旁枝一
款侍生曾與尤文往復但此是侍生臆見未見有先
儒定論矣今見湖疏語意蓋略同也

荅洪相國

今歲倏已將盡亡兄初暮只隔數旬寸裂之懷益無
所托瞻望座下倍切馳慕此際伏奉大監連紙手札
恍若親承面誨此間傾慰如何灾異此酷之時西南

噴言迺又迭出交侵天時人事可憂者非一顧瞻中外無一可恃所恃者只是吾君與吾相耳近者伏聞自上連御經筵大監又鎮日登對庶幾克盡修省之道以回上天之威怒矣承此下示伏審聖候又有眼患復發之漸至有此時受鍼之舉云臣民驚慮之懷當復如何聖意振勵將欲有爲則輒有愆候以間之有似一陽初動於地中而陰氣遏之若然抑未知天意終不欲俾我羣生得見聖治也耶中夜憂嘆只望蒼蒼耳侍生僅保病喘而伏聞筵中詔話惶媿欲死措身無地豈料大監亦以此等千萬不

似之題目仰溷宸聽以致上下之駭笑乎此豈但侍生一時狼狽而已實恐仰累明鑑以貽旁觀者之譏慙悸之極不知所喻

與洪相國 丁未

大監南宮之對可與清陰並美於後者卽中外之所共知今日並入於臺論之烏可驚愕亦孰不知之孰不言之而自上處之之道過當至此則此時大監自處之道宜以文潞公之處唐介時事爲法若或厚疑過憾深閉固拒於後輩不能廓然於中益示含容之洪度大量反不免與右台之益疑益怒同歸一轍

則豈今日中外士林所仰望於大監者耶大槩臺諫
所論之可驚可愕雖或有過於此者大臣容受自處
之道不可不如此文潞公若與唐介較其曲直是非
則豈得爲文潞公也昨在一卿令公喪家聞京外士
子來吊者之私相說話皆以爲某爺不知諸臺當初
本意過疑後進無異右揆敦諭書啓語意微有不平
此爺若一向如此則豈非士林之憂而亦豈中外之
所仰望者云此人等雖不必皆是有識者而亦可見
公議之如此矣伏望下領此意如何

荅洪相國

大監上年之事如青天白日豈但自顧不愧抑可質
之神明此不徒侍生輩之所知尤文諸人皆已洞知
向者諸臺亦豈不知其如此而猶不免以大監並論
於其間諸論之是非輕重皆固不知而只此一欸則
常所痛慨於中者也此豈但爲大監而言之也大監
平日素所自礪者益著於南宮之對可與清陰瀋中
之荅並羨於後而一朝混入於此間雖以大監之盛
德大度亦豈無介介之意而然大監實狀之如此則
中外之人亦莫不知臺啓並論之爲可驚愕亦中外
之人所共言也大監處之之道惟當廓然於中不示

芥滯之意然後益可以彰盛德與大度矣若或因此
未免致疑有憾於後進一隊並及於平日故舊則實
非後生輩所嘗仰望於座下者也況今右台疑怒方
深中外之人若或以大監並指爲一體疑怒云則尤
爲可苦處而似聞大監於慰客之來一切揮却至於
趙丈諸人亦不免見疑云侍生深以疑趙丈之言爲
必不然而適有金友之書侍生之於大監不敢有一
毫所隱且欲大監今日處之之道必止於至善故不
計極煩之嫌唐突仰稟矣伏承下復書連紙縷縷開
示至此恍若親承譬咳喜慰難狀前後曲折之如此

果符侍生之所已仰料者矣侍生之以潞公事爲言
者豈不知其事之大不相類亦豈以諸臺爲唐公而
只以大臣遭震撼於臺官其事雖極無據大臣處之
之道必如潞公然後益可以彰盛德與大度之意而
已其引喻之不倫則侍生亦所自知也惟望大監只
取其大意而留意幸甚司諫之避又加一層云大監
心事庶可因此少明而似聞論領台極重云亦可驚
悚未知其所陳列之語果得實狀否而此事輾轉至
此不但一時收殺之難恐爲他日無窮之憂何可盡
喻伏想大監必反一倍不安耳

與洪相國

向日合啓諸公終未免混同下語不能區別於其間者此不過是非之公不能勝牽礙之私而已至於湖中諸丈之論亦只是責備之意則侍生於此決知大監之廣度視若浮雲之過空必不至今介介于中况以此欲貳於諸丈而其待後進亦不如前日也耶無乃後進諸公自不能安或有自外之意而遂有此等言語耶今日國家之安危興喪皆係大監之一身其不可因循舊轍苟度時日也明矣思菴相國當 穆廟之初年能致牛粟諸賢引進後輩士流聚精會神

做得一時清明之治道有消長雖不能無久速之異而至今言相業者實不下於黃許此豈非今日大監之所當法者耶湖中諸丈雖難容易召致而此亦不可置之於無可奈何之地况在朝諸公如趙丈及吏判大受錫爾三令兄弟尤不可不隨事相議或以書札往復有若一家之爲必以精神思慮相照無間爲期而至於後進諸公則大開東閣益加延攬虛襟開納各取所長則今日頭勢雖若粹難收拾而亦豈不終有蕩平之望耶似聞大受兄弟將有退去之意云雖未知其果然而恐不可輕捨任其閑退也未可知

何滄洲弟姪之於大監何異於侍生也伏乞益賜加
意以待使之隨事自盡於座下尤勿令有一毫自外
之意如何如何深念所及罄竭至此覽後丙之

荅洪相國

下示之意縷縷諄復辭旨嚴正令人起懦蒼屏鶴臺
之清風將復見於今日高山仰止曷勝洒然之歎第
今二老已矣大監又此永退而又令趙丈輩又將次
第敗出則不知前頭時事竟將如何也蘇長公所謂
雖外爲公朝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宜
者正道今日侍生心事也伏想大監亦必有以下諒

之也

與洪相國

前後 聖諭之隆實非近世大臣所敢承者大監於
此恐不可終守初志伏未知何間當出耶安危消長
之機繫此一着伏想大監必已熟講於中矣古人所
謂出非不可出而無所爲不可者真名言也都人加
額之期在卽旣膺非常之眷宜有非常之報更乞勉
思阿衡之責必先以第一義爲務以上副 聖朝之
遇下慰蒼生之望如何猷猷之愚不任惓惓

荅洪相國

節過閑關微陽已動瞻望台躔倍切懸慕之私伏奉
大監累紙手札下問伏審白候神相萬安區區伏慰
侍生粗安義分更無足喻而光陰荏苒或不吾與五
十年忽焉將至獨坐窮山撫躬怵惕誠不知所以
脫乎小人之歸者奈何奈何國家不幸值此振古所
無之凶歲郊畿之內盜賊四起茶室之憂誠不能自
禁而只賴大監獨當鼎軸之寄身任阿衡之責焦思
竭慮與天周旋其於恤民之策蠲裁賑恤靡不用極
仁化之遍殆與造化同功侍生田野人也與有其幸
亦嘗聞諸途路中外顛連之民莫不感戴頌祝有少

須臾無死之望侍生竊不勝其私喜心語於口曰仁
人之用心其利溥哉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每以此數
語自誦而遙賀矣伏承前後下示既有年事稍稔之
論又有蠲減太過之議云今日之爲此論者雖未知
意見之如何而以吾所聞其亦異乎朱子之見也朱
子之抵時宰書曰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
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
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民之與財孰輕孰
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
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

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在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朱子此書可謂痛切真若為今日準備者也今日士大夫惟當以此益奉規於下執事之不暇而乃反以蠲減太多為咎必欲規規焉計較毫末於飢民口吻之中耶可謂不仁之甚矣伏乞大監勿為此等議論所動益廣其惠以救填壑之民如何不任吠畝之憂妄發至此悚仄悚仄不宣

荅俞副學

梁○庚子

卽伏奉復札始審愆候非輕奉慮萬萬所示兩先生往復書一冊考見後謹此還呈 懿殿之於 康陵之喪高峯先生之意既以齊衰三年之制為無疑退溪先生之初疑其無服中欲用家禮小功之服最後抵靜存書乃有此不有君子愧汗浹背等語則退溪先生之意思想必以高峯齊衰三年之說為是而澤堂所撰高峯謚狀中又以當服替之說謂出於高峯而其下所云退溪先生不有君子之語似若為高峯當服替之說而發者然互相矛盾終未明白未知高峯之意初欲為齊衰三年而後乃以服替為定耶抑別

有他議而斷以暮制耶九槩其中若天子諸侯雖非
正體而既已承統為宗廟社稷主則父母之為之也
斬齊三年可知也一段可謂今日云云者之所援據
也但未知高峯所謂斬齊三年可知者不過是類推
以知之意而仍以晉孝武宋武帝太后之服制斷以
為定耶儀禮經傳之外抑又有繼體之服母論非正
體皆可服斬齊三年之文耶晉孝武於簡文若是長
子則太后之為三年恐是儀禮母為長子服之制豈
但以繼體為重而然也宋武帝則是創業之君其太
后之為武帝服制亦似當與繼體之主不同未知如

何晉孝武宋武帝之長子與否家無可考書冊伏望
取來玉堂所藏文獻通考等書而考出如何此非端
相所敢妄論之事而吟病無聊適有所思謹此仰復
幸須覽卽丙之不宣

卷趙叅判 復陽○丁未

自聞朝家將以漢擘人送北之報獨坐窮山如醉如
狂仰瞻 寧陵松栢回顧石室雲樹未嘗不吞聲飲
泣而已今又承此下示幾令人痛哭直欲溘然無知
也清陰先生所謂崩心之痛結為大病彷徨中谷泣
血焦乾者真是實際語耳當初自島中不善處之罪

固不可勝言及至引對之時台鑑與閔持叔之所陳俱爲迂濶備數之歸此是綱常大義理而曾無秋毫慎重之意便以一言爲決差譯定官卽令大播遂至於已展不縮無可奈何之地思之至此痛心疾首夫復何喻若於其時君臣上下秘不出口雖父子兄弟之間亦勿令傳洩而一邊密議於在外諸大臣則雖已啓聞之後亦豈無善處之道耶痛恨奈何奈何向者得見啓聞中漂人文字已知其必非商賈之比今承下示果符所料矣蓋旣云明朝官人二人來在日本藩王主事者以書招之此人等果方齎持其書而

來則此必是天下大機關也况今北使赦文中又有竊據山海者之語天下形勢亦可默揣而知之矣雖以漂人問答之語觀之永曆恢廓大度中興指日可待云而旣已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東之於今日縱不能觀兵中國協贊皇朝一掃腥穢以報神宗皇帝之大德其何忍反爲此舉自喪秉彝之天以壞天下之大機也哉北使之行今明入京云未知廟堂之議直將語此而縛送耶抑猶欲姑秘而更議善處之道耶丙丁南漢檄錦之事則猶可有諉而今日此舉則雖有塚三尺其何以自解而

更立於天壤間耶雖以利害言之徒畏目前之暴不
念他日六師之移亦不可謂遠思而長慮也若今廟
議已定牢不可破則更無奈何天運循環行將有其
時矣此後君臣上下若果能惕然改圖奮發一心誓
不俱生真若丙丁之初以繼我 寧考之大志少洒
今日之恥則庶有辭於天下後世矣既承俯問敢摠
憂憤之見幸台鑑獨覽而卽火之也

我國自數十年來謂彼既混一天下更無真主遂
乃甘心服事無復有他意若於前後使行時費了
數千金則亦足以密探中原消息而曾無慮及於

此者以此至河外一步地則漠然不知爲何樣世
界矣爲國之道夫豈若此也李一善輩瞋目一喝
則不惜萬金而獨於此慮其虛擲吝此數千金設
令所探不實歸於虛擲亦何足區區吝此耶漢高
陳平之事可見其規模之大狹陋至此豈不可歎
也耶此是待生所常隱歎於中者並此漫及漂人
今已渡海云耶未知何間將到此耶明朝官人二
人來在日本藩王以書招之等語乃是近日啓聞
中語耶抑是私書所報耶伏望詳細回示此人等
果是漳泉之人則此是朱夫子遺化之地也尤不

忍言

答趙尚書 戊申

初雪釀寒伏未審屢日試院之餘台鑑體履神相萬安同事諸公無非平日遊從之好遠想團會之樂足忘朱墨之苦而唱酬詩篇亦必有成集者以繼昔賢之故事耳前日下示儒疏回啓草謄置一本後謹此還呈自有祀典之議未有若此之鋪張羅絡出入援據詳盡該備無有餘欠者終始所論曲得其當無容更議真可謂斯文大議論大文字也至如劉光祿一段闡發其心事於數千載之下倘使精魄尚有未泯

者則想必感泣於冥冥尤令國師公愧死無地矣勉齋從祀之請大有關於朱門傳道之統此兩款議論發前賢之所未發尤可敬歎第其中先陽明而後白沙者若論其時代次序則未免小失其先後繫白沙與胡敬齋同遊於吳康齋之門陽明之於兩公是邈然後進白沙於弘治庚申年七十三而卒此時陽明年纔二十九歲也嘗見近來皇朝諸公文字論白沙陽明處亦多有先王而後陳者此則似是為良知之學者推尊陽明而然侍生祖考祀典議中亦必泛用此等文字而未及証正也然此非緊處時代先後雖

少差何關也當此儒賢造朝之時自 聖上若一依
此所請快斷而行之則豈非昭代斯文之盛舉耶歎
畝之愚亦不勝為 聖朝為儒林區區之望耳承誨
無便只切瞻歎而已不宣

與趙尚書

昔明道先生即忘加倍數范堯夫在經筵坐睡伊川
先生或歎其心無偏係或歎其胸中無事台鑑今日
之失若使伊川論之則亦必如此而已雖因公朝事
體之大竟至於此而盡脫濕衣暫為台岳坐忘之人
亦豈非苦海中樂事耶呵呵昨見永安兄書將欲捲

出湖中云然耶恐似太過更須量處如何

答趙尚書 已酉

頃奉台監連紙手札之復始審從者已出鳩浦又將
轉向湖中不審近日春寒靜中起居萬安不湖中之
行想已往返耶區區懸慕之至侍生前患尚劇委頓
床席而意外新命適下此際豈料尤相亦踵台監為
此舉使侍生狼狽至此耶昨奉再疏之 批責以分
義辭旨頗嚴到此地頭從前心事形迹俱不暇論但
自病退之後未嘗一進今承 恩招便即承命則真
朱夫子所謂左右望而同市利者也侍生雖極無狀

亦豈忍爲此也然而此亦有不敵顧者極欲分死登
途一謝 天陞以歸而病勢尚此沉劇時月之內無
路起動所叨之職又非暫曠之地不得已又將三疏
陳顛此間惶悚悶蹙如何如何俞洪川兄弟事慙惶
何言市南丈後事至此天之報施善人果如許耶伏
想台監聞此亦必慘怛移日不能爲懷耳餘希台監
啓處爲國爲道益加珍崇不宣

別紙

示諭謹已仰悉侍生病伏窮山僅保危喘其於時事
得失絕無聞知然或竊聽於道路則其可賀可憂誠

如所教信而後勞民未信以爲厲已今日先務莫如
順民心而祛積弊多輕銳急迫之氣少弘大寬和之
意此數語真可謂當今之萬金良藥也蓋嘗以大易
之義論今日之時事則泰之九二盡之其辭曰包荒
用馮河程子傳之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
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
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
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祛而
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
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

有爲於斯時也自古恭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
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
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包荒馮河
似相反不知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
也今此台監所教數語正與此卦爻辭傳意相發蓋
卽今時義然也區區愚見亦嘗以爲今日爲治之務
無以外此蓋其所謂包荒者豈謂徒務含弘不卞是
非邪正之意其所謂馮河者亦豈謂全任剛果惟事
更張搏擊之意耶必須含弘剛果交相爲用而然必
以包荒爲主之意也本義曰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

下一而字其義尤明自古輕銳急迫者鮮不敗事前
車未遠豈不可戒耶張南軒之言曰復讐之義固其
大綱而施爲舉措之間貴乎曲盡修德立政用賢愛
民又復讐之大者也不此之爲而徒曰吾讐之復有
是理哉濟大事必以人心爲本若未曾做得一毫事
先擾百姓失却人心是將立事根本自先壞矣烏能
立哉然而又有一等頽墮苟且之論借養民之說却
是要玩歲愒日都無所爲此反害正論南軒此論亦
不可不深味之也今日儒相豈不是至公血誠麤拳
大踢而然此淺妄之見則竊以爲若無台監左右夾

青崖集卷之十
贊之助恐不能以包荒為主配中行之德就光明顯
大之治然則朝廷之上不可一日使台監不在其位
而近以一時無心之微失至於坐罷歸袖飄然優遊
自逸於湖海之上者已將浹月矣侍生於此已不勝
其慨然於 聖朝之處之也來教中又有 聖上勵
精儒臣得路此正千載難逢之會平日讀書者何為
等語勸侍生從速赴召有若侍生承命一進則不無
分毫有益於時事者然至曰坐筭今日救此者惟有
執事雖病不必役役只來救此段則幸矣其勉勵期
待之意可謂出尋常萬萬於此亦可見台監至誠憂

國之意不以進退而有間益令人敬服也然若以此
勉勵期待於侍生則雖台監之於侍生恐亦未能深
知而有此教此豈侍生之所敢仰承者耶侍生自居
閑以來雖不無親近書冊之時不過為寂寥中遮眼
之資而已寧有身心上着實工夫耶况賦性庸駑茅
塞已甚上無明師之誨傍無彊輔之益精力有限而
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每有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之歎實無雲漬窓涵月春回木放花之
效矧又自前冬將攝失宜舊患復作症勢轉劇方此
救死之不贍自家一箇身心亦不能勾當康濟則其

敢望出爲世用能有所補於昔事耶朱夫子所云古
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雖身在山林尚恐
不能自主况市朝膠擾之域何可保其不失耶憂世
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綿力薄材了得甚事不如
且跼伏過此殘生者可謂說盡侍生今日心事也侍
生此言無非從片片赤心中出來非有一毫虛飾之
辭伏想台監或賜俯察而恕之耳既有縷縷丁寧之
教義不可不對茲敢略陳淺見仍暴區區實情惟望
台監獨覽而勿掛人眼孔如何

與鄭尚書

致和○丙午

病伏丘壑人事廢絕頃者伏聞大監新膺陞秩之命
而尚未得以一書申賀恒自愧歎近因道路之傳伏
聞領台大監於今番查事時與左揆台爺並擬編配
之律至於當初擬律時有不忍聞者而主辱之痛
亦有非臣子所忍仰觀者云鄉曲所聞雖未知其真
的而聞來氣塞直欲無生長夜憤泣自不覺涕淚之
交頤世界缺陷何至此極也天若祚宋則終必無此
事蒼蒼在上只待前頭謝使之往返耳屏退之蹤無
由趨候於門屏謹此專書仰候

答洪尚書

重普○癸卯

此非倉卒間以謏聞陋見率爾仰對者然勤教至此亦何敢終無一語以塞盛意乎大槩此事之必宜一番釐正者久矣乃於今日果有此舉益可見朝廷崇儒重道之至意欽歎不已聖門諸弟子名字各異處甚多此無先儒折衷定論則似當以諸書之雜出者參互從多而論孟所載則此是朱夫子親自勘定之書也似當一從其大註其他則只宜從多而然通典則是唐杜佑所撰正文獻通考則是宋末馬端臨所撰續文獻通考則是皇明萬曆間王圻所撰孔子通紀則是皇明成化間潘府所撰而家語則雖云是偽

書乃孔安國得魯共王壁中所藏書集錄而為之者也諸書之中亦豈無古今取舍之別也濂溪先生諱中惇與敦之取舍則濂溪先生本集簡牘中既自云惇實惇願年譜中亦以惇字書之則似當以此為定也董江都之獨稱江都相恐其不然聖廟從祀諸賢初皆有封贈之爵嘉靖間張孚敬獻議改稱先儒某子而已此則非我國之所遵行者兩廡諸賢皆有封贈之爵而仲舒又是廣川之人則通考諸書中所謂廣川伯者似是矣浦城伯之浦字則真西山本集本傳中小註曰正統三年奉聖旨追封浦城伯云而淵

源錄諸書又皆以西山為浦城人則浦字似是矣若其位次上下則既已同入庶中其間道德之略有高下似不可論只當以年次先後為準也董仲舒之對策為江都相雖在於武帝時而景帝時已為博士與孔安國之父忠可為友孔安國則武帝末年巫蠱事起後為臨淮太守而卒似不無先後之差文獻通考中以曲阜伯位次謂在江都相之上者似不然矣胡康侯張商軒之先後則尤非難知者此則通考中以建寧伯之位次謂在華陽伯之上者是矣蔡九峯之於真西山猶董江都之於孔安國繁西山與九峯之

子為友况許魯齋之在於九峯之上尤極無謂此等處則似不可不速改耳然某不知而強答有似讒語還可一笑也

與趙尚書珩○丙午

大監前後所遭俱非尋常膝下之慘天之先後生此人才於一家之內而遽又奪之於方壯之年者抑又何理也折鐔之慟行路所同伏想大監當此暮境尤何以堪遺耶然古今朝暮彭殤一致此乃實然之理也若於極難自抑時輒思人之生死壽夭不過造化一場戲劇一元之久猶是大化中瞬息則何用區區

哀傷於畢竟同盡之前耶以此為意則便覺胸中少寬此語雖近於外家其理固然實不外乎先聖先儒之訓此是比來侍生之所嘗持以自遣者也伏想大監鍾情之極必不能少抑其切以貽暮境過哀致傷之悔茲敢以所嘗自試者奉而仰勉焉更須十分理遣以副至望也伏此丘壑無由躬晉吊慰謹此以書仰候

答鄭杆城養。乙巳

所示別紙一一仰悉栗谷先生年譜久未有成此誠斯文之恨近聞湖中諸丈起草卒業而未知入刊於

何處且以未即寓目奉玩為歎矣今承來教始審尊文主管斯役先生言行所錄刊行今世之責捨尊文而誰也伏想尊文於警校入刊之際追念先德亦必惕然興感也白沙相國所撰碑文本是奇作而亦不可謂盡形容德美之處至於論學緊關處亦多未盡之語大為士林之歎然於入石時相國既已下世故其中大段未妥處端相先祖考文忠公與吳楸灘鄭守夢申玄軒尹維川諸公徃復於沙溪金先生再三熟講或添刪或移易於本文中而入石如徃見退溪先生之後知行並進四字改之且入退溪先生書中

語以明之出家入金剛山之出家者似失實故此二字去之公少讀書至張公藝下添入事庶母事仲兄等實事四書集註改以小註朝臣下添入前後輩三字一時坡州有成平溪一款移入於慈論論學之頭既曰隱居坡山又曰坡州有成某語疊此一句去之體用一原之一原亦非臆合略為刪改遂為顛門之顛門二字刪去頂門上下針五字刪去擅權慢上之間添入聖教數十字其曰鑿龍門其曰上達而後下學其曰蜃閣之浮于海等語處略添程子朱子語以證之御風歷階改以暗合道妙致曲之和與精義制

事語勢似倒故改之此類是也俱在祖考文集中謹此付籤以呈鄭守夢文集中上白沙相國論先生碑文書一篇亦付籤以呈祖考文集中所載本文中所謂某字則以某字改之某語則以某語改之在於某處者移入於某處云者則今以白沙集中本文按校亦可一一證正而只云改之略為刪改略為添入等處則不知其刪改添入者果是何語也此則祖考文集中既不備錄守夢集中亦無所載曾見沙溪金先生家狀遺稿中亦無論此定本而白沙相國文集則必不以身後諸公之所追改者改其本文而刊行也

即見士強兄答尊丈書此兄亦似有不能詳知者端
相之淺見則竊謂必須印來碑石所刻正本而後始
可知鑿龍門上達下學屢閣浮海等諸處所改文字
之易如何矣未知如何先生碑刻印出正本不在於
湖中云耶幸與諸丈更加消詳俾無未盡之患也畿
伯令公適來訪同宿擾擾只此

答鄭杆城 丁未

伏惟春寒尚峭尊丈起居萬安前頭進退欲何以爲
之耶方伯之必欲仍挽以副一境借寇之願者既非
自己私意到此理窮義竭公然棄而歸之決知其不

可其勢只當姑留半許年上以副朝廷之意下以答
一境之望似極從容世豈有謂尊丈不能棄却嶺外
一邑尚此遲留者耶前書所教不知羞恥之語無乃
太過耶幸勿以此爲意如何侍生僅保病狀他何足
喻而未承清誨者今已久矣有時獨掩松關瞻望嶺
雲未嘗不一倍悵慕耳洛中風浪漸加一層前後竄
逐者八諫臣兩承宣尚在牢獄餘波至及於閔持叔
輩亦皆見罷未知此爰象終如何出場而國事亦將
如何也領台則旣以罷職加罪右相則削黜左台則
仍以違差合司連啓雖尚不允而頃日兩司引見皆

自 上教以吾亦知此論非恠妄之類而只是三公
如此國事可悶云耳尤春兩丈以此有疏語頗緊
因此館學又將繼起陳疏若覽此去兩紙則可想其
繁矣冬至使行時白綿紙數十卷見頃故彼中又欲
罰金於 聖躬而還止只令議罪使臣及戶判云此
路一開每將有此舉前頭羞辱不知至於何境界令
人痛惋欲死奈何奈何

答金監司

字亨○歲中

別紙所示可見簿書紛擾賑救勞攘之中亦不廢日
用工夫之意此間喜賀如何如何紫陽書實是義理

府庫今雖生面久當自熟退陶之逢人必以此為勸
者誠是至訓也幸勿以景晚為諉有所中輟也志氣
則無時可衰豈可專以李初平為法耶姪於近間別
無新得頃者尤丈送書問退溪高峯格物格解異
同之辨必使一一剖析以示而今姑未及作答早晚
答去則當就呈以正耳

答李一卿

廷夔○癸卯

昨日之禮得免霑服失容之患此為幸耳示意謹悉
禮曰婦人之贄榛栗脯脩棗棋婦初見舅姑以此為
贄云則奠贄之禮只可行之於舅姑家禮本文又云

還拜諸尊長如冠禮無贄似無用贄之明文而但於其上尊於舅姑者既云如見舅姑之禮况婦人之以肫脩爲贄者乃是斷斷自修之意則其見於大夫人前恐無甚異於見姑也依所示用贄似亦可矣

與李一卿 甲辰

俞丈之病竟不起痛哭何言此丈死生亦係時運豈但吾輩私慟而已痛裂之極自不覺失聲長號弟於卽者扶病往哭而來尤不能爲心再昨乃其初度來去同日亦一異事臨終時精神了了不錯欲爲遺疏氣微不能成文而止與夫人訣遺囑丁寧俄卽揮遣

婦人淨掃室中扶坐靜俟而終云此可見其平日之有守尤極痛哭襲殮時亦無衣衾弟亦才脫所着之衣以送明日入棺時恐不能成形最是今方糧絕祭奠及工匠所供亦不能辦尤可慘怛令監不可不急送一畝糧以救也

答李一卿

示意一一謹悉大槩令監所遭誠非士大夫之所可堪者欲以此爲斷決平生之出處者豈非羨意古人有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語此言固是矣然於其間亦不無斟酌量消詳之道自今日至老死之

靜觀齋集卷之十
時終不一出頭於世則此是大段立脚處分義之未
安諸友之云云皆不須言也不但樹立不然若只以
逸適意外醜辱今不可還卽供仕姑欲退伏田里爲
數年閑處之計而已則雖亦是好意而其間又自當
有節次矣蓋旣非與世永絕之人則分義所在亦何
可全不思耶但說到分義便是勸仕勸出處也胡文
定所云真是格言此自有自家所定政不須問於人
亦非人所能斷也然弟意令監於不緊如敦寧之職
則有時來謝清班顯路則必辭乃已可也若必欲爲
平生更不出之人則似亦太過然旣送病狀今何必

更論曰此久閑亦是好事也如何如何

與李一卿 丙午

頃日之雨雖未足以恰慰三農之望亦足爲 鑿路
清塵之喜况昨日日氣清和伏想輿衛早發觚稜而
顧此病伏田畝不得與萬姓共瞻羽旄之義只自席
藁南望而已想令監亦必同此感也嶺儒之疏前後
聖教足破其膽此實東方萬世之福也伏想 寧考
在天之靈亦必悅豫於冥冥中矣沂台久令俱不無
所辦得者尤可爲士林之喜也第此數千嶺儒自此
舉將爲廢錮之徒竊恐鄒魯之鄉必爲橫亂之藪此

亦爲有識之隱憂遠慮者耳第額上髮際生小瘡頃
於禹瑞初暮之日爲文而往真其墓添傷於往還時
方此苦痛此爲可悶然終日偃仰於衡門之下不見
塵容不聞外事惟與二三年少輩談討經傳時以古
經周易讀過幾遍喪慘之餘此足以遣日是可慰也
但慄慄有歲不吾與日暮途遠之歎奈何未知令監
閑中新工亦如何朱書節要想已卒業耶記疑兩冊
及浦相所著四書新義及朱書抄錄者未可擲示耶
令胤之理見解日覺有進可喜姑此不具

與李一卿

已酉

第一退之後曾不一進而今此陞擢之後便即承命
趨謝者極無義理大關廉隅而然君父責以分義
則一已廉隅亦有不顧者必欲忍死冒進一謝
息命以歸而其奈病狀尚如此乍開窗戶亦輒還痛
何以此氣力其何以起身登程耶尤相施設等事雖
未知更張變通之如何而閭里間先有怨咨者已非
好事張南軒所謂做不得一事先擾百姓失却人心
將立事根本自先壞者竊恐當留念也

與李一卿

弟昨日疏批下後又有牌招之舉而又不得進斷無

出謝從仕之望如是之際歸計漸遲此間狼狽何可言豈料當初錯料誤動之害一至於此耶每誦吉凶悔吝皆生乎動之說未嘗不自愧也同春前日 筵中自 上以心經畢講許 爲教昨又爲 召對今則只餘一日所講今日若又 召對則明間當發行云矣 神德王后祔廟事則鄭相兄弟之意與初大變今爲峻論頃者張靜之來訪再昨一正令公又來訪皆各說破前事半日穩話而去矣

與李一卿

霖雨支離阻信有日不審服况何似弟傷寒雖似和

解粥飲尚不知味以此元氣益敗終日昏仆冥冥不能舉頭且畏風不能暫時開戶此悶如何再昨入診時曰雲卿及一正左台之力陳得蒙恩適而諸公力陳病狀自 上猶不許臨罷知申左台更請發落上問方在城中耶對以方在城中又問辭疏到院耶知申對以呈辭到院 上曰然則今姑許速可也左台以下以弟病狀如此之意仰陳蒙適故慮弟卽出力勸姑留非但諸意如此弟之卽今病勢決難跨馬姑埃少間如可跨馬則當卽出城矣扶頭草此不具

荅金起之壽興○丁未

兄之向來之謗弟嘗曰此一端窮痛世道人心之可駭也設令當初倉卒入侍隨衆仰對此不過急遽之際未及詳審之致而罷出之後旋即陳劄少暴已見則此尤洞然無可言者矣槩兄致此亦不無其由平日不喜交遊往來馳逐仍又官位驟尊是以或有一事動相紛紜和附全不究心迹之分惟以起謗爲務薄俗至此豈不寒心然此皆外至橫逆也雖在鬧撼世亦何足動吾中耶承兄前後書每有不忘昔年留意此事之語可見兄尚記天柱寺裡與弟懸燈聯枕時語也卽此不忘之心便是此事也何必維羣兀坐

日鑽故紙而後始謂學耶然徒有不忘之心而更不提掇此心隨事照顧於日用間則都不濟事果能不放此心隨處體察則雖在簿書紛擾事務倥傯之中此心自可不迷矣此雖不可與原有本領工夫者同日語且未見有溫尋日新之益而然亦不至全然後心於事物之歸矣幸兄益加意於此如何如何吾輩平日相期本不淺淺豈無他日相從於丘壑江湖之間究此大事以遂素志之時耶

與南雲卿 龍翼 ○ 丙午

元虜中原溷幾春斯文猶幸一番新可憐穢德能如

許不廢山林講道人性理諸家性理諸家解皇極箋皇極經世

書釋天原天原發微二鮑又論鶴恨予得見奇書晚一撫

遺編一悵然此二絕即退陶先生詩也其時此三書

流布東方而今則絕無第於年來廣加搜問董得天

原一書而亦未准秩頃以此請於青平都尉之行而

未得購來况於此行如不欲以燕市一物浼於橐中

則已若未免購書以來則幸須留意於此也蓋天地

間陰陽消長之氣數漸就始遯者固無奈何而若此

性理之學則自有所不與此而俱晦者焉觀於退陶

先生詩可知也安知今日講道於山林者又有如金

仁山許白雲程林隱鮑魯齋諸人也耶兄果能得此

數書而來他日與弟相從講劇於星村芝洞之間窮

天人性命之微究陰陽元會之運則庶免為醉生夢

死之歸矣吾輩之今日聰明筋力已非盛壯之時恰

與天地氣數之漸就始遯者相似而其中亦不無不

與聰明筋力而日衰者存焉此所謂血氣有時而衰

志氣無時可衰者也理固如此敢不自勉耶兄獨見

之勿掛人眼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一

書

與閔大受

島重○甲辰

即惟初寒兄巡宣啓慶萬安耶近日則久台及季周
次第入去公務之暇必多歡會之樂恨不得置此身
於其間也邇令上來後弟未入洛尚不得相見頃以
書問之且告以自今若不杜門省愆痛自刻責刮盡
前日麤厲之習以純灰百斛洗滌腦中草木則更無
所望而吾輩亦難保平昔之舊云則渠答以在壯時
流聞兄厚得某名以前後責我之辭觀之則宜得反

此之名流聞可恠到京諦聞且聽親舊所傳兄之主
意全在於分釋彼此云此豈非為國深念云而多有
自悔自責之語仍曰來時與受令穩作連夜話且有
往復長書兄若見此則可知之云未知渠於與兄相
會時亦多愧服者耶苟覺其非則便即愧服勇改者
此是渠平生長處而吾輩嘗以頌復不已遂至迷復
為深慮者也今渠又若愧悔則許其自改可也何必
先閉渠改新之路耶呵呵弟於近日與九丈亦有往
來長書頗論其事而不欲容易煩泄當從容追議於
兄耳近日則因久台入去雖暫多事而若過此行則

營門多暇想無簿領之勞未知兄能不廢看書之工
耶弟則頃者親行釋奠重傷於初寒伏枕大痛者今
已浹旬以此尤不免虛送光陰今歲駸駸又將暮矣
回頭點檢極可慄慄耳

營門大受 乙巳

歲晏窮山風色慘慄閉戶獨坐嗒然喪我世間萬事
都不入心而只此憧憧一念長統於兄之伯仲季之
間矣頃者因便伏奉伯氏老兄之問即又承兄初二
日踰磨天嶺書湖伯兄問札亦於此時入手有若鼎
坐談討者然信乎神交相感千里咫尺南北山川不

能間之也不審日來巡宣起居萬安想今已還咸營
耶此地近北連遇北來人治化之美達于京師何謂
之鈍劣當劇耶恐是謙謙之太過也弟今始遂此東
岡之計心事稍安家人雖數米而炊或有不繼之時
亦當任之舊有賜書數百卷已纔携來待得病勢少
間作一蠹魚以送餘生則此自足矣寧復有他望果
能保此沒齒則只當含笑入地耳所示與春文出處
與同者何兄見教之不稱耶弟是何人而乃與此文
同進退况遭何許境界而乃欲復立於清朝耶弟亦
非全然喪性者亦豈欲自阻齎報之路而奈此病不

從心何如弟者固不須言而以春文地位亦不免狼
狽而去痛歎而已

答閔大受

自山居以來閉窓於空谷積雪中絕無登音惟對一
樹益梅終日看書或遇會心處得見古人情狀便覺
千載為近始知人間至樂無過於斯而近為女昏所
惱殊損靜中閑趣然亦復任之耳此際忽承兄連紙
之書亟披疾讀恍若對床劇談此間喜倒尤當如何
也第聞頃為暴寒大雪所傷累日有愁云不任驚慮
今年酷寒近古所罕况長白磨天之間其慘慄可想

彌月駘馳之際安得不致傷也更須千萬慎護以副
公私之望希天無事入去喜慰可言別語文字苦被
希天懇求不得不牽帥應副真是病熱人嚙語而兄
今如是稱謂恐非兄我間相愛勉勗之道也頃者與
允丈往復問答有馳騁文字之戒以此較彼則未知
孰為真相愛真勉耶呵呵春丈之適固是吾儒例
事而歸後一疏大觸時忌春丈嘗責弟以語默之節
而及當不得已之地未免還自蹈之可呵數日前
春丈之書自久台所傳來書中多有說話可見其疏
語之出自血忱也自 上留中不下不知畢竟終如

何出場否也徐令事兄示是矣可謂善言徐令也第
既犯大易無交而求之之義何足責渠也雲令居間
以左揆諸公之言欲為相解重合之地弟以若謂兄
作一遠涉江湖之客則得無勞乎等語為答而仍發
一咲也

與閔大受 丙午

阻音此久戀僚可言即惟早熟兄巡宜起居萬福內
而南疏之變外而北查之辱恐是天地間氣數使然
不知前頭時事竟將如何思之氣塞田壑之憂豈有
減於廊廟之上耶自外至者固無奈何而其在內者

則惟望兄從速還朝與父令諸人聚會精神以救一
半久令之意政亦如此而不但天意尚以鎖鑰為重
至於廟議亦竟請仍緩急輕重似不免倒置只自咄
歎而已第新秋心事益復難堪杜門田廬掩淚度日
近者幸得一區林壑於此地紫芝山洞中頗有幽靜
之趣方營數椽於溪上以為終焉之所而第書生計
拙未易完就可歎持叔兄頃有書約來訪而恐不能
辦也極備極無並臻於一年之內想社土亦然未知
量事何時可完而兄之歸期的在何間耶草此付候
不具

答閔大受 戊申

好雨終朝萬品昭蘇方此伏枕泔泔而亦不覺驚喜
起坐拓窓遠望矣此際忽有人來傳兄手札辭意縷
縷恍若對晤此間喜倒如何如何兄既位高任重非
他人等閑進退之比則朝命所迫不得遂其初計勢
固然矣第險艱方始憂虞漸深則雖不免勉在朝
寧復有好趣耶承此來示亦可以坐想兄意然今日
四面之責終捨兄不得恐不可不益殫忠赤以救一
半耳弟癘病自廢擿沒此身於丘壑者久矣夫豈絲
毫復有當世之念也又此承台未即蒙遠勢將更費

疏狀適而後已惶恐轉深悶悶奈何錫台之前後困人多矣當此頭勢反欲引入於膠漆盆中耶親舊相愛之道恐不當如此可歎可嘆

答閔大受

鄭文之喪尚令人痛恨不自禁松相風流從此盡矣今其後事只有家酷似一塊肉在耳更須倍加勉勉成乾以世其家風也此今日親舊之望耳尤文之意既如此則早晚葬地必定於湖中臨穴永訣之計亦恐難成尤可痛也兄之復入銓地固知非兄初志而勢如安峽校生其奈無讓與他人之地何中外四

方之責銓地比臺閣尤隆兄若以遞憲職為諉謂不能到親舊之望云則恐非今日所望於兄者也如弟癘病廢蠶者何有於其間而乃以此見教耶果欲以此為銓地塞責之一端則兄之前頭所做槩可想矣豈不大失望於中外四方耶呵呵

答閔大受

昨今問訊相續何異面晤也今日身任世道之責可以救得一半者惟兄一人而已自古通才寧有經術文章錢穀甲兵之異耶是以先正諸賢多以地部陞擢者兄於此若思先朝知遇之感及今日陞授之

青齋集卷之五
六
眷則豈無殫竭報效之意耶弟之此言實非朋友間
私喜私賀之言也兄反謂弟隨俗作賀何其不知弟
意之若此乎弟若只賀兄官高祿重而已則兄宜以
此為言而弟之期責於兄者甚深更須毋孤士友之
望以幸公私如何兩函丈來留國門之外者已久而
弟之蹤迹既涉非便且因喪禍憂患無由徃拜承誨
只自悵慕而已

荅金久之 壽恒○癸巳

數日不相見懸戀方深即奉兄札慰慰弟有此霜刃
未曾試者已十年既有臨分之贈兄何必更問果能

佩去一動燕市人則好矣此扇弊甚而猶可便面於
灤河孤竹之間只合吹起清風而勿令腥塵汚入使
中華之士知兄為東國夷齊之孫此亦足替別語兄
無更迫也兄行未發前當乘昏一進以別也

荅金久之 辛丑

斗津之冽令人黯結還入洞天心搖搖猶若懸旆不
翅尋常作惡而已信乎情根之尚未斷也弟於十三
夕歸泊寒碧樓下錦屏秋色已爛熳夾江楓林倒影
波底真是錦繡世界夜倚凝清閣吹鐵笛對中秋三
五月神思清越僊僊欲輕舉而只以不得與兄同此

賞方切悵歎此際承兄札傾慰如何舍兄於前頭果
作藏史之行則當與弟相會於石門玉筍之間何由
拉兄落樽前也思之依悵耳伏聞 文廟爵獻及
寧陵展謁之禮皆在於今月云 玉體雖安恐或有
致傷之候區區外臣不能無北望憂戀之懷耳餘希
對時加重

荅金久之 壬寅

自有通令此事之後衆謗喧起不勝其紛紜通之所
為泛然觀之則誠宜有或者之疑而然兄亦熟知此
友其為人豈是挾私憾攻親友助異論附戚里之人

哉况兄輩之於通令或有所憾而通之於兄惟當自
謝之不暇寧有一毫可憾者耶此則決不然然非心
肝相照之人則何知其迹則然而心必不然也弟於
通令固不可謂不親且切而亦何可以心肝相照自
期也雖不曾置疑於方寸間而亦不能無意外之慮
上年冬初自中原上洛通令與禹瑞來宿弟以專攻
上身以沽直於下者固不是專攻大臣以下以取悅
於 上亦不可兄於日後必得情外之謗云則渠頗
以弟言為然而猶不能有改竟以此陷此地咄歎奈
何然此令前後事皆是性執且或誤入而然此弟之

頃日抵渠書中所謂好處雖多不好處亦甚多云者此也夫豈有心術之回邪一如右相及或者之論者耶以此言之邇之論兄語極無據而然其心則斷然無他既無他意則有何一毫可怒事也兄之方寸間必不萌此念則弟所知也然世人之觀兄何可必其一一如弟耶兄之乘此機會必欲併免兼帶者實是衷赤決無一毫所挾而世情先疑其挾怒雖極口自解外應而心不信此今日世情之難而文中子所以有心迹判之語者也世之人果若以有挾疑兄則我心不然外言雖不足恤亦豈非苦境耶况既以此決

意辭適之後便即休官更不蹈正卿之班則猶可有諉而已陞之資今不可還降今日朝廷亦豈使兄久處閑地耶若或不然則今日苦辭一向不出者徒不過為挾怒之歸而已此豈非可念處耶弟忘兄既以此再陳辭章若又更一疏然後出仕今姑行公從容以不可久帶之意別辭文衡則似為得中未知兄意以為如何

荅金久之 癸卯

數日前偷閑上南漢方留天柱寺日與主尹令兄相對且見兄僧軸諸詩引領西望何言不及兄也不意

此際因家人所傳得承兄在灣時手札與一律恍若
與兄對話於諸天文室之間此間傾喜慰倒如何如
何駭馳之中能無所傷見吉人之天相尤可喜也
兄之為此任其所帶官銜一如弟之先祖考辛丑時
而其年則又先四歲此實近世罕觀之事也只恨逢
此缺陷世界無復舊時勝事時展東槎先集只歎吾
輩之生丁不辰而已今承兄所示志感之作再三玩
讀不能釋手其中兩聯寫出實際情景深味之餘令
人釀淚想兄可嘿會此心也

與金久之

甲辰

想於路上必多吟咏幸須一一錄示以破此病中難
索之懷更宜痛存兩斧之戒以副區區之望也此兩
戒有若敬義知行之夾持雙行者暫懈一戒一輒隨
之信不可不並加痛戒槩吾輩雖不曾並陷兩坑而
其一則亦不可謂不陷弟則尤是傷虎者而常有並
陷之惧者敢以相愛之意謾此及之幸兄持以自戒
之餘推戒於李周如何每見退陶老先生抵可高峰
書心常懔懔吾輩於此不可不十分持戒耳

與金久之

候已歲換矣不審新正兄起居珍勝弟於前月念七

青精齋文集卷之七
七
歷入豐山新阡適與棘人相遇相携痛哭於空山積
雪之中真所謂一慟幾絕者也幽明相接杳無因曉
鶯啼送獨歸人云者石洲誠先獲此心曲寫情境也
弟取煖山房將留數旬而還奉晤之期似在望後耳
即曰有便曉燈草此

大政必已定兄能免干囑之苦耶弟之在洛時親
戚知舊謂弟與兄相親求薦者非一二而弟既不
能搜揚岩穴之士以輔高明之政則亦不宜犯私
囑之禁或傷藻鑑之明茲不敢溷及於書尺間想
兄可嘿會此心也程先生謂韓持國曰自是求者

得之不求者不得此言切中掌銓者之病誠宜深
味而體行也兄若使不求者得之則思過半耳適
有所懷並此及之

與金久之

即惟夜來啓處益勝辭本自本州已上聞云耶兄輩
前頭進退甚難累召之後則只當還朝而當初適推
後遠出固似太過弟則已以此為慮耳弟於昨夕冒
好雨出來湖上夜宿文會樓中夢寐亦覺清涼朝來
早起高坐山雨江風四面而至燒香開卷萬念俱空
若使弟家不絕炊朝不除職則卧此足了半生何必

區區求邑而去也呵呵此去兄寓不甚遠真可謂一
水盈盈伊人寤寐者也弟方施灸難動兄亦嫌於下
來何以則可得相會一穩耶吾輩俱無藏身之所一
遇狼狽便不免彷徨道路兄之即今栖遑景色亦未
必不坐於此也頃者同春丈送書於弟曰清陰老先
生於石室實無一畝餬口之資而休官即出此誠入
所難及屢豈非在京後事有難而然云此是勸弟出
外之意其言誠然而即今吾輩之勢亦有與老先生
時不同者近者有一族人欲許借夢村小庄此與弟
之三巴舊基相近欲籍此為菟裘計聞兄於頃日亦

往夢村近處而此是守夢先生亭舍云此則難為兄
所占耶若或為兄所得而與弟卜隣分占壤東西則
豈非好事也兄若下來於廣陵三巴之間則弟雖施
灸亦可強疾起動以一棹往會作穩而來耳洛中風
色不欲聞館儒解停此差可喜尤丈之弟監役公頃
往尤丈所弟有送言於尤丈者今聞尤丈依弟言陳
疏此間少輩不知此反以不右尤丈謗弟可笑可笑
昨見大受到驪江書渠亦別兄而去倍覺悵惘云耳
協翕輩皆尚留其處耶弟亦携喜兒而來此頗有味
耳呵呵今日在此東望 寧陵心事尤難狀欲以一

詩寫懷而不但茅塞悲咽不能成况如有作幸須示之

荅金父之

洛中嘒嘒真似蚊響之亂耳何足掛意也弟雖不作長書於尤丈而果有以言語問於尤丈者未知弟見果大誤否也弟輩於此論有嫌固不欲是非而然緘口結舌不能出一語亦似太過故畧有所云云矣今之謗者必以此為言耳大槩今日此論所爭非是讐之報不報只是凡有讐之之義者未免以彼正翔書官教立朝以仕而於其間與彼人相接與不相接而

已蓋上自五代祖下至於主友之讐固皆有可報之義矣至於未免立朝以仕而上自五代祖下至於主友之讐凡有讐之之義者皆不欲與彼人相交接則此必無之理且是必不行之事也今使某人為西路某任則渠以為吾有五代祖之讐不可為此任往此地吾有從兄弟再從兄弟以至朋友之讐不可為此任往此地云則此豈理也哉尤丈之意必不如此杜伯之遷乃截斷於父母祖父母之間便以三綱暮三年之制為言而便云他不與焉有若祖父母則不入於三綱五倫之中此則果極無識然其所謂凡有讐

之之義者上自五代祖下至朋友之讐不可都無差別雖不知當限於何親之讐而不可無定制之意則不可謂之非也今者一種說云此不可自朝家有定制為者則為之不為者則不為之云此言甚平是此事係人倫紀行實雖仍廢仕亦必欲不為况依舊立朝以仕而只不見彼人不往彼地則此是何等好事而人欲不為耶然則上而有曾高五代祖之讐者及下而有兄弟從兄弟再從兄弟朋友之讐者皆將請於朝不欲出見彼人入往彼地矣未知自朝家皆將許之耶上而既許曾祖則有高祖之讐者又必請矣

此亦不可不許既許高祖則有五代祖之讐者又必如此矣下而既許有昆弟之讐者則有從昆弟之讐者又必欲如此既許從昆弟則以至於有再從昆弟朋友之讐者皆將如此矣此豈理也亦豈可行之道哉若曰上自五代祖下至朋友皆無報讐之義云則苟非喪失心性者必不為此言况復讐盡五代乃是禮記疏說而朱子著於戊午謹議序中為堂堂定論則誰為此五世復讐不可之語也百世復讐是亂說復讐盡五代乃親親之恩欲至五世而斬此是朱子語類中語也凡有讐之之義者一與彼人相見之後

則更不得報復則上自五代祖下至朋友之讐者皆
不出見可也不然則有父母祖父母之讐者固不忍
出見而其下則酌其輕重為一定制恐不得不已蓋
父母祖父母則私恩為重公義為輕請不出見可也
其下自從兄弟以下則私恩為輕公義為重雖不可
無心報其讐之心而亦不可不隱忍而與彼相接也
父母與祖父母之間謂無分毫之差則人情天理恐
不必如此朱夫子亦既有自是稍輕之訓雖有分毫
之差而便同一科可也至於昆弟之讐弟亦不能的
定其當如何也尤翁前日不出見彼人豈但以有昆

弟之讐而然也此丈一隊諸人身任大義有復雪之
義則仕無復雪之義則不仕同春泰之諸丈亦皆有
昆弟之讐而不與彼相接耶清陰老先生於先朝
時不與彼相接亦豈因仙源先生而然耶老先生以
下諸丈有復雪之義則出而仕於朝而不書彼人正
翔於官教此則堂堂義理撐柱宇宙真可謂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外此諸人則
不可與此混同而言之也尤翁向日疏中以當身
前日不出見彼人為言者不過引此以為引罪之地耳
必不謂九有讐之之義者自五代祖下至朋友之讐

立朝奉正朔以仕而獨於與彼相涉一款都不可出見也果若如此則前日弟輩及右相諸人之出見彼人也何不嚴辭斥之使之不為耶然昆弟之讐只下祖父母一等禮雖有銜君命雖遇不闕之文而此之當出見不當出見與否則弟亦不能的定槩吾輩前日所為只不過沈隨亂後俗例而已實不能詳究義理而為者今若知果傷於義理則此後請於朝不出見而已豈有吝改前過而遂為此遂非之言之理耶父母祖父母之讐則固不可出見昆弟之讐則弟亦雖不能詳知而此外則斷不可無斟酌輕重有所限

制之理弟意不過如此矣北伯疏語只以渠之拳笑遽敢截斷於父母祖父母之間至謂之他不與焉者誠極無識宜乎公議之斥之如此然其欲有一處限制之意則不可全非尤丈疏語固是正論而然若謂之凡有讐之之義而今日立朝以仕者上自五代祖下至從昆弟朋友之讐都無差別皆不可出見彼人而入往彼地與彼事相涉云尔則弟不敢以為是也不得不隱忍相見而後乃必報其讐及常有必報其讐之意者自古何限若以因公義之重私恩之輕未免出而相見而便謂之元不以為讐且無欲報其讐

之意云爾則其可乎哉大槩避不見讐人古無明文
不西向不同堂之類非此之謂也凡有讐之之義者
相見而後可報其讐豈有隱避不見之理也周禮地
官誦人職父之讐避諸海外兄弟之讐避諸千里之
外云者此非謂有讐於人者自避其讐之意也苟若
如此遠避則何時可報其讐耶若是殺人之人則自
有士師之職而治之若不至為殺人而被殺者之子
孫兄弟私以為讐必欲報之者則周公之制不可任
其私報故必欲誦和之使之相避於海外或千里之
外使不得相讎而仇之也今若設讐而言則李文雄

必欲殺李守白自朝家不可任其殺故送李守白於
濟州使李文雄不得就近而仇之也鄭註甚明白其
理亦豈不如此而頃者趙楷等之疏引此為避讐人
不相見之明文豈不可嘆北伯又不知此乃以此謂
為此是周公之經禮記所云乃是孔子之權云尤可
笑也古雖無避讐不見之文而今此有父母祖父母
之讐者不忍出見彼人者以匹夫之力既無報復之
勢故自不忍出見此雖無可據古訓而人情天理本
自如此宜乎不忍出見也故而丁後之遭此者固有
此例若遂曰此便謂雖不得不出而仕於朝而與彼

相接時上自五代祖下至朋友之讐者既謂之讐皆不可出見云爾則此豈可行於今日者亦豈有如此之理也初若以為吾有如此之讐而元不立朝以仕則本無與彼相接之事雖欲如是為之實無不得行之勢矣既未免立朝以仕而父母祖父母外上自五代祖下至從昆弟朋友凡有讐之之義者皆欲不見彼人不干彼事則必無其理弟意雖如此亦不能的知其義理之如何故頃者尤丈之弟監役公下去時弟以此等語意一一言送詳問于尤丈耳且尤丈疏中所引劉珙事未免錯記而誤引此是劉子羽事非

劉珙事而尤丈引以為珙有祖父之讐云而據以為金萬均祖孫之証弟念此事詳載於朱子大全劉子羽碑及南軒所撰墓誌名臣言行錄本傳中人皆可見而尤丈偶失照管致有此誤引之舉告君之辭不可覺後掩置况如尹鑄許穆輩皆足以知之雖使北伯聞而知之而或有及於疏中則尤丈之窘不但如追崇時愚伏之窘於完城而已况既窘之後則善道輩亦不無籍口之患此不可不深憂隱慮故弟以此等諸書所考出者一一詳示於監役公使以弟之此意往於尤丈果若錯記誤引則莫若先以此及

於疏中而待罪云矣尤丈之今此疏中謂為誤引一
款乃由弟此言而出也朱子大全劉珙墓誌銘中劉
珙於宋孝宗初年借銜禮部尚書入往金國入辭母
夫人而行到境上雖曰他事未出疆而還而朱子於
此謂公於此已以一死許國云以此言之則珙於
金國有祖父母之讐而珙乃奉命於讐庭朱子亦有
此許之之語此義理亦未能詳知故並言於監役公
使質於尤丈今之少輩所謂弟為北伯左袒作長書
於尤丈以五世復讐為不可云而為之謗者必以此
也兄於靜中若以禮記曲禮擅弓春秋紀侯大去其

國下公羊傳周禮地官調人職及前所謂朱子大全
等書而詳細見之則可以知之弟意本自如此而不
欲煩言於人矣今者只有此示故暫此信筆而書之
胡亂可笑兄須覽而丙之或送示於仲氏兄前亦無
妨耶

答金久之乙巳

即惟初寒兄服履如何向者雷變尚今驚惧近聞連
有二司之劄及軒相之疏云未知大段消弭之道只
何事耶春翁歸後尚不聞消息想兄連得見書耶似
聞首揆還出云又方做何事業耶世間萬事都不欲

聞而今蒙兄詳示弟亦有不待示而求聞之時無乃尚不能持塞兌杜機之戒而然耶可呵可呵進宴退行亦足少慰天怒而畿內稅太之減最可以紓民困之一分耳弟閉戶空山日與藥裹書冊為伴非無靜專之味而從前所得者只是病祟也有何他所得耶愧歎愧歎我東儒賢行迹不但弟曾有意朴弟和叔亦曾有衷聚者約與勘撰以成一家之業而不但弟連以憂病力有未遑且必欲上自義軒以下道統源流古今諸先聖先儒行蹟為上下篇而以東賢附之故此非容易可就者茲未及卒業如或就緒豈不求

正於兄耶幸姑緩而俟之也昏事之報具在別紙

別紙

昏禮事詳悉示意表此行之則兄示如此可喜親迎之禮必欲苟簡行之恐涉膠固之示亦是矣弟初非不知其如此而猶欲與兄相議者乃出於愛禮存羊之義今者兄意如此敢不仰從耶兄示中所謂乃反無難於行先祖之所未行云者未知兄意何以如此也以此見之則雖入城行禮亦將必從家間舊式仍行俗禮之意也弟於此實不覺惘然失畜此乃世俗凡人之言初不料兄之亦為此也若以親迎之禮謂

非周公孔子程朱諸先生之所勘定則已若以為是周孔程朱之法而後世之所必可行者則其行與不行顧不在此而已耶喪祭從先祖此是勝之百官父兄之所已言也人情固皆如此此所謂世俗凡人之言也老先生平日雖未及自改其家間舊式未免仍行舊例而未嘗不以古禮為可行也若有將婚之家欲行古禮者則老先生豈有謂此非我家舊式而必欲仍行俗禮之理也論語三年無改註曰此謂可以當改而未改者云於此可知其義也此等事若在三年之內則以此為語亦可也不然則恐傷於義理為

害大矣兄之此語無乃非老先生平日之旨耶老先生若以此後子孫必不可行古禮為教則兄之此教是矣兄不為無據之人則弟將為無據之人云者雖出善謹義理亦有不如此者弟之所以不遵弟家之舊而前日必行親迎者是以俗禮為不可行古禮為必可行而即於其後次女之昏還行初以為不可行之俗禮此所以為無據也兄則平日雖行家間舊例之俗禮而今將婚家欲行古禮是固可行之禮也吾可從而從之而已此乃朱夫子所謂人何故不行者也此則不但為有據而已何反為無據也兄示若每

如此則殊失所旨也如何如何

荅金久之

昏書之式當依疑禮問解所載而為之但丘儀則不鄙寒微之下有曲從媒議四字而疑禮問解去之丘儀則茲有先人之禮下云謹專人納采而問解則改為敬遣使者行納幣禮此沙溪先生所謂參酌而用之者也曲從媒議四字則去之固宜矣沙溪所改使者二字則乃回家禮本篇有乃使子弟為使者之語而行親迎之時則真以子弟為使者以行納幣之禮故如此改之今者羅公雖照管領未整齊以送而實

不欲親領來到弟家則毋寧還用丘儀本文敬遣使者行納幣禮八字曰謹專人納采或謹專人行納幣之禮則如何惟在兄量處既未備禮雖或小有違式處亦何妨也

荅金久之問目 丙午

冠禮宿賓之宿字何義

儀禮士冠禮鄭玄註曰宿進也賈公彥疏曰訓宿為進者謂進之冠日當來也朱子語類問宿賓朱子曰是戒肅宿也是隔宿戒之也云蓋儀禮本註曰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為衆賓或來或不疏曰

戒不必宿即所戒之賓除正賓及贊冠者外但戒知之而已後更不宿也

襴衫何衣

朱子君臣服議曰直領者古禮也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不殊者是也丘瓊山曰襴衫專為生負之服今生負之服儒巾襴衫絲條皂靴云以此見之則其制可知也

女子所服背子何兼衣

家禮昏禮篇不言女子之服昏禮圖所謂純衣纁衽者從儀禮也家禮笄禮是以戴記補儀禮之缺故本經無明文此所謂背子者是宋朝之制非出於古經也女子之笄即男子之冠而男子初加之服是深衣然則此是對深衣者而儀禮士昏禮親迎條曰女純衣纁衽立于房中鄭註曰衽亦緣也衽之言衽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又曰士妻嫁服緣衣云此是女子攝盛之服也今此笄禮雖無攝盛之文而宋朝女服背子之制亦恐類此以對男子之深衣也然其後諸儒無的指為此是今之某服者耳

冠巾其制各異耶

戴記郊特牲曰始冠冠緇布之冠也註緇布為之不用笄用頰缺婢反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曰綴之以固冠耳此冠後世不用而初加暫用之不忘古也冠禮既畢則敝棄之可也緇布冠制小僅可撮其髻儀禮士冠禮疏曰諸侯亦以緇布冠為始冠之冠云會通曰始加賓跪加緇布馮氏集說曰國朝親王冠禮以網巾為始加士民所當法也再加或幅巾三加時制幘頭云以此觀之則冠巾之制可知蓋冠則緇布冠巾則幅巾而禮輯或改以方巾耳

喪禮免布之免字何義

朱子語類曰免或讀如字謂去也藍田呂氏曰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士冠禮所謂缺項冠者必先着此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項獨存曰謂之免者以其與冕弁之冕音相亂故改音問楊氏復曰免布之外數未詳

方相二字何義

周禮曰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裳朱衣執戈揚盾逐疫會通曰軒轅本記云帝周遊時元妃螺祖死目置方相亦曰防喪蓋始于此周禮曰方相氏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方良註曰鄭玄曰方相放

想也可畏怖之貌方良同良也國語曰木石之恠變
同兩天中記風俗通曰周禮方相氏入壙駟魍魎像
好食死者肝腦人家不能當令方相主於墓側以禁
禦之魍魎畏虎與栢故墓上樹栢路頭石虎云
大小功功布之功字何義

儀禮喪服註曰大功者用功麤大其言小者用功細
小也朱子語類曰生布加碾治者為功也戴記取象
於天地註曰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也五月象五行
三月象一時云儀禮士喪禮曰功布大功之布也道
有低昂傾虧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七升以下之布

云

翣畫黼蔽畫雲氣何義耶

戴記曰周人牆置翣註曰翣以飾柩而翼蔽如羽又
曰在路障車八擲障柩周禮輦車有翣註曰輦車王
后宮中所乘有翣所以禦風塵蓋白與黑謂之黼黑
與青謂之蔽其狀兩已相背丘瓊山曰黼為斧形禮
准諸侯得用黼翣今擬大夫用蔽翣二雲翣二士用
雲翣二周禮繅席畫純次席黼純註亦曰畫謂雲氣
也以此見之則畫黼蔽畫雲氣之義可知也

加灰隔內外蓋

灰隔隔灰之薄板也狀如外棺內外蓋乃隔灰薄板之內外蓋也內蓋在椁上以鎔瀝青外蓋在瀝青上以隔灰沙以此解之則自可知其釋也

與金久之

晦日果次溫泉而兩宮氣候一向安寧耶今則想必已試湯浴伏未知慈候見效亦如上年否伏此田壑不得與留都百官之列頻奉行朝曰安之報入臣分義掃地盡矣只自席藁南望耳嶺儒之啓已得蒙允耶自上初既痛處到今持難於臺啓之請者亦可仰揣聖意而如是之際還有傷於事體中外聽聞

反或歸於未快深歎當初之不能詳審也亦閱後弊之慮誠亦是矣前日左揆送書其意亦如兄示而以初令亦不得自由為辭其間形勢可以坐想奈何奈何數日內得見玉堂館學陳卞疏劄主意措語顯有全歸之於今制與國制者以致自上榜示中外之辭意亦如此此則恐似有小失尤丈之本諸人必有悠悠之說是可歎也其中可以痛下慶亦未能明白說破恨歎奈何九竒可聞者必須詳示後便也紙盡只此

與金久之

行朝九竒別無可聞否似聞又遣承宣於兩丈處云
雖以九丈之形勢似亦不得不起未知今已赴召而
李令與吉甫亦已來詣否湖儒疏批想今已下耶即
因永兄所示得見疏草謄本則首尾語意明白婉順
曲盡洞快其所下破之說一一破的彼輩雖有喙三
尺其口自柱此疏疏語不但破嶺人之膽亦可解世
人之迷惑極可喜也極可喜也自 上覽此疏伏想
尤以為快耳

荅金久之

年年今日輒自摧傷况在此山中瞻望 喬陵哽咽

之極不覺痛哭忽於此際承兄委札始審兄今乃差
祭到寧陵可見抱弓之痛彼此同之也况有轉自石
室來訪奠寓之示令人頓喜難狀弟因頃纔省掃姑
不作嘉陵之行明當與令郎掃室以待耳

荅金久之

弟疏未蒙達數日內當又呈狀此後若不更為舉論
於除拜間則豈不幸也若或又有所除則亡兄初暮
時亦恐不得入城情勢極為悶迫而然何可向人道
此也湖西伯之擬見兄書始知此是銓曹所為抑是
廟堂之意耶極可驚恠極可驚恠弟雖在向日其能

為此者耶頃日筵中所陳說話則弟亦何由得詳也
似聞左台首以弟為言其所陳達之意不但不似而
已極可駭可笑副學持叔繼其後而益張之最後仍
請並召尹台以下三人弟之一時不安固不足言而
豈不貽譏於人耶其後沂台送書使我勿嗔怒至舉
栗谷先生薦進牛溪先生時事以為雖不敢自比昔
賢而其意則一也云云看來不覺大噁不意此文至
發如此可駭之語耳兄之再劄及筵說騰草見後還
呈今番滄雷後自 上有大震惧奮勵之意雖未聞
有實效而警動之意則至矣今見兄劄劄語如此想

必大有所啓悟 聖心遂因此乃有前後開講引接
等事耳登對所陳亦極切實至於留宿禁中一款外
方亦得聞之若果不虛則豈不寒心之大者耶今若
因兄所陳而更無如此之事則豈非國家之福也弟
之疏語則只是病狀情事故別無可觀茲不送呈

與金久之 丁未

似聞永寧殿今將設都監修改而將欲一併撤毀改
建正殿十間自 穆翼度桓恭文以下以至 仁明
之祧主皆欲一體奉安於正殿云然耶弟以此事年
前有所妄發况今退伏丘壑尤何敢容喙於此等事

而第念兄以禮官之長方為都監提調則似不宜放過於此以貽無窮之悔後世之譏也明矣弟之於兄既有所懷則豈可有隱而不盡也大槩年前諸公之議皆以為恭文以下祧主初奉於永寧因無奉安之所姑未免苟且奉安於祭服祭器所藏之夾室既是同為祧主則永寧殿既是祧廟也祧廟之中又何有正殿夾室分奉之異也今因其狹窄一併撤毀改建正殿十間一體奉安為可遂以此意仰陳於榻前故聖意亦以此為可自下所達既如此則聖意之以此為可者其勢然也蓋子孫祧主藏於始祖廟夾

室者乃是古禮詳在周禮及朱書等書詳細考見則可知也况世宗朝禮曹啓建永寧殿時請依宋之紹熙間四祖殿之制而建廟四間以遷穆祖祧主其後四祖祧主次次遷奉於正殿四間而恭文以下祧主則藏於夾室此必有深意豈以恭文以下祧主則無他奉安之所姑藏於祭服祭器所藏之夾室耶况宗廟夾室之制元非為祭服祭器而設若見朱書釋宮篇則可詳知也設令當初姑藏於此祖宗祧主之奉是何等重事而以堂堂國家不能添建數間正殿至今三百年仍奉於祭服祭器所藏之處耶求

之於理近乎否乎 恭文以下桃主之與 穆翼度
桓桃主一體奉安於永寧正殿者若非 世宗大王
當初建廟之意則 恭文以下在天之靈亦豈自安
而後雖有無窮之悔貽萬世之譏亦復奈何古禮之
如何皆姑置而勿論只以一事言之 宣廟壬辰亂
時宗廟永寧盡為灰燼後至丁未始乃改建其時大
臣則白沙漢陰禮判則象村外有沙溪先生非可以
苟為者朝廷初欲為都宮之制象村以書往復於沙
溪而終未免還寢遂復為同堂異室之制永寧則其
時 恭文以下桃主亦藏於夾室而猶不改為正殿

屢問一體奉安之制此非有深意而何耶丁未改建
時猶不為此制則今因其狹窄必欲廢 祖宗朝以
正殿四間奉安四祖之制而乃必欲以 恭文以下
桃主一體奉安於正殿十間之內者恐無其義此弟
之終始有疑者也今之議者以五禮儀永寧殿下遷
奉桃主之廟六字為一大證必欲並奉於正殿十間
者殊可笑也五禮儀成於 成宗朝其時桃主只是
四祖而已故此所謂遷奉桃主之廟云者即遷奉
四祖桃主之謂也非以 恭文以下桃主並奉於正
殿之意也何可以此據以為斷也大槩宗廟之制若

復都宮之古制一變千古之謬則固是盛舉其次則依朱子所定以穆祖為太廟之第一室可也其次則以恭靖以下祧主依先王祧主藏於世室之制移奉於太祖之夾室可也此皆難行則莫若依前仍奉於永寧夾室而稍加恢拓俾不至狹窄難容可也若難於添建夾室不得不一體改建則亦不過依前仍為正殿四間之制而添建夾室間數以無失祖宗之制可也不如此而必欲改建正殿十餘間以四祖及恭文以下祧主一體並奉於正殿則既非古禮又非祖宗之制未知果如何也年前議此時

尤丈則送長書深以弟之所論為是春丈及俞武仲則初以正殿十間一體並奉之議為無妨後見弟議亦以弟論為可耳今此奉告於兄者只欲使兄詳知如許之意俾無後悔而已非欲必遂愚見也幸獨覽而即丙之

與金久之

數日無入去便不得修候頗覺悵寔不審兄侍奉啓處如何李諫之避何其張皇侵斥之至此聖此辭意亦可謂太迫也兄之疏語未見有太怒者而領台之至以此達於榻前者何也欲以此收得少輩之意

耶可發一笑李諫之如此固不須言而持叔諸人又從而激之何也出而有不改嫁者則張檀之母固不敢同焉且必欲以張檀比之於子思雖清班顯職皆無所碍則參以我國之制亦固有不得如此者而必如李諫一隊之論雖失節前所生成出其母而母後母者皆不可不一切永塞仕路云則豈有此理昨日彛仲自其松楸來訪半日穩話而去其論於此事頗適中以為出其母而母後母者則尤當有間而持叔永叔之論反謂之甚於改嫁子孫其見殊不可知云此言最精持永之如此抑何見也早霜之際至此蒼

蒼之意已可見矣不知朝家將何策拯救頃有戶判兄與吏判柳將特命引見之舉云未知有何事耶儒輩之疏還堪一笑真可謂狂生之語耳餘在後書姑此

荅金久之

皇家一脉尚在南隅之示讀未終不覺涕簌簌欲下天雖此醉豈令宇宙都歸長夜耶我國若不惜數百金密付使行使之探知天下事則寧有全然不知之理而朝廷吝此錙銖一不生意於此李一善輩一聲虛喝則雖費數千金而不敢惜天下寧有如許國耶

聞廟議已定將綁送此人等於北京云此舉殆有甚於撥島錦州之役者不知將何以拜 太祖高皇帝神宗皇帝之靈於九地也痛咄奈何耽羅之初不故為放遣而必此捉留馳聞者何也可痛可痛聞有別紙一張同來於狀啓中兄或可騰出見示耶切企切企

答金久之

倭差既已出來云自此酬答固極難便而然不過自彼致詰而已似不至於生梗耶殊可慮也近日連夜有蒼白氣如匹練昏後起於西方其長亘天夜深乃

滅見之頗陰慘未知都中所見亦如此耶雖未知果是彗孛蚩尤旗之類而然必非瑞氣也亦可驚慮耳

答金久之 已酉

弟近來別無大段所痛處而元氣蘓復苦未易兩脚骨立尚無一點肉春和之前恐難起動於家中他尚何言欲待望日自 上大廟展謁禮過後以方在三司之列而病狀如此不得趨謝陪從請伏刑章之意具疏上送若因此得被罪罰則豈不甘心耶此疏若未蒙達則又陳一疏猶未蒙達則欲復呈狀極知惶恐決是分義之所不敢為而亦無可奈何不知畢竟

將何以出場也趙文事無心做錯之舉竟至於此咄
歎何言頃日筵中尤相以趙某至誠憂國朴某孝友
清白罰已行矣宜速叙用云則自 上亦以為然尤
相又曰李敏迪士望所歸擢用於六卿亞卿之列似
可云則自 上答以隨才用之為可又陳西路設科
之意蒙允且請 世子入學同春仍請以入學別試
進定於春間廣取其數慰悅人心式年則退行於秋
間自 上答以世子未行冠禮先入學有違 祖宗
朝舊例然當更議為之尤相請罪闕中出入妖巫自
上答曰此豈是難事令該曹囚禁重治又請勿選官

女自 上答以中間若有受賂之舉則當摘發重治
而抄選之舉亦當觀勢停止尤相又以我國之俗姓
字同而本貫異則相為婚姻此甚非禮請自今禁斷
自 上以自今永為定式痛禁為教此皆昨日永安
兄所報初四初五兩日召對時說話也想兄或未及
聞故略此及之罷榜事兄示誠然乙亥年間老先生
憲長時事弟雖後生亦曾聞而知之今番軒相之議
獨有此意其外則尤相以下皆以為當罷竟至於此
奈何

答閔持叔

維重○丁未

向聞兄歸袖飄然盡室出寓於廣陵之別墅此是昔
年弟與仲氏台兄相會留連之地至今時入夢想今
聞兄又出此屢違恩名計不草草極欲往會以續舊
遊而病骨脚寒閉戶塊伏不敢為出山計家之僮使
又未即俾引領瞻歎只自馳神而已即者委札之
問傳自洛裡忙手開緘疾讀一過恍若對榻穩話傾
喜難狀也弟董保舊狀他何足道光陰荏再歲不吾
與五十之年忽焉將至而工夫易閒漸義理難推尋
夙夜牀榻不知所以脫乎小人之歸獨坐窮山四顧
茫然益歎上無明師之誨傍無彊輔之助南望湖雲

第增嚮遠大槩初觀今日頭勢投閑處靜以求古人
所謂向裡之事者最為吾人安身立命之所而只恐
如兄者朝廷必不輕捨雖欲久與兄過從講討於寬
閑寂寞之濱有不能得也仲氏台兄還朝已久而無
由面晤何異於千里相思時也唐城老兄起居如何
玉著天曹尚靳恩點固不無一私之鬱歎然朱夫子
以得一小縣優游卒歲為上象想亦必以為樂而不
以為苦耳兄將未即赴召久處江外則春和日暖時
或可相約一會於石室院中耶萬萬非尺紙可盡不
具

答崔德裕宣○丁未

杜門空山忽奉委札之問憑審靜况殊勝不任傾慰况此兩紙所示可見兄隨處窮研必欲沿流溯源以造其極之盛意此豈今世學究輩所可彷彿耶敬歎敬歎第前後以象數之學與禮學心學著說投示者若此勤矣而弟未嘗一番往復論難殊無相資相益之義退陶所謂自我而止者可謂近之矣然弟之皆未敢遽為文字以犯古人之戒者亦有其意此則兄已悉之矣然豈可膠守此戒終不陳其淺見以俟高明之裁擇耶幸兄姑寬而俟之如何

與崔德裕

竟日山窓惟聞鳥音上下時展古書或不無依倚領會者而奈無明師彊輔開發而進益之何真所謂工夫易間斷義理難推尋歲月如流甚可憂悞者奈何奈何今月晦間弟欲往留先陵寺十餘日而來未知兄有意來會否雖於其前兄若無事故又蒙來訪則弟新得一書切欲與兄講討而不敢坐屈高蓋未知兄意以為如何前去禮書與天原發微等書必須携來為妙九經行義尚未卒業耶

答崔德裕 戊申

阻音久矣懸僚方深即承委札憑審靜况珍重傾慰
傾慰第聞涖涸之急至此云以兄家形勢安得不如
此也朱夫子所謂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
意者正指此境界而發也不如此其何以謂平日為
學耶子重之計忽聞於千萬意外或云以炎瘡致此
云然耶未必非向來竄謫之為祟尤可慟怛慟怛弟
新有除命之後即以病呈狀有勿辭調理上來之教
其後再度陳疏皆以從速上來為批緊聞向日筵中
又有自下陳達之語故如此云尤極悚惘然亦更無
奈何勢將稍過近日又為陳疏期於必適而後已非

不知姑從權宜之道俾不至亢而有悔之地而第念
既從權宜之後則其畢竟有悔恐不止於亢之為悔
而已故不得不如是為定耳格物解則雖不無所思
而庶幾日有所進姑未及成文字若成則當依教送
呈也高宗夢傳說一條弟亦見之熟矣此亦足為心
到物理到心之非之証程子所謂心與理一而人自
不能會之為一云者似最是格物物格之頭腦處也
其所謂心與理一者即指人之性而然也格物者心
與理未及會之為一時也而其所以格之者即理與
氣合而為心然理為性而不能自格格之者氣也既

格之後則物理與人心之性會之為一故自無彼到此此到彼之分也既格之後猶分而為二則不可謂人心之性與物理為一也其所以如此者既略知之而但物理之自到其極者終難明白下語幸於後便詳思示之心學指南序文再三披讀詳玩後還呈記所謂人者只指人而言也非直指心也心固人之主宰而然此記禮者之言於人與心之間不無賓主之分也人之所以為人者即理與氣而已心之所以為心亦理與氣而已也然則此書既以心學為名當於心之一字之下詳論理與氣合而為心與太極二儀

動靜不測之妙同其體用之意其下遂分學庸易範而言之可也此文於稟是氣為形受是理為性者言理氣而於心之所以為心處更不詳言理與氣合而為心心之性為太極之理動靜為陰陽之氣其所以妙萬物者即鬼神之會之意只以統是理氣而參天地贊化育者非此心而何云云無乃詳於人之稟氣為形慶而略於理與氣合而為心與心之體用實同於太極二儀神妙不測處耶若於起頭先曰夫所謂太極二儀者理與氣而已也是以記曰云云而其下稟是氣為形受是理為性之下又別為論心之所

以為心之理及其體用動靜實與天地之德陰陽之
交鬼神之會相合其所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
之會即不過太極二儀之理氣之意則語意似備文
體亦整未知如此修潤則如何也其所謂治心之法
與曰天地陰陽鬼神之變而明此理云云者亦無乃
一脚短而一脚長耶然則所謂治心之法云者亦宜
詳論其治之之法如性情動靜存養省察等語引以
為語使與天地陰陽鬼神一句為對則似尤整齊而
語圓意足矣亦未知如何此以下則雖間有文字未
妥處而皆非大段程子所謂四端不可謂之心之用

者何謂也豈只以端字見之則雖是用處而四者本
具於性不可謂之用之意耶然則今之為語當曰四
端之體則具於心而四端之用則在七情云云可也
而今泛云心之用則四端七情而已以為八卦九疇
之對而又謂非以四端為心之用也四端之用在七
情故以四端合七情而言云云則本文文意之如此
何以知之也雖有此註脚恐未分曉此亦改下語為
當耳

静觀齋先生集卷之十一

静觀齋先生集卷之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frame.

